摛藻堂四庫全書薈要

经部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經部

增修書說卷三 四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六百二　經部

增修東萊書說卷三

大禹謨第三　虞書

臯陶矢厥謨禹成厥功帝舜申之作大禹臯陶謨益稷

孔子序書以三語包括三篇之大義帝舜申之尤有深旨臯陶矢謨舜則曰時乃功禹成功舜則曰禹亦昌言說者多以此為申之之意非也盖臯陶固有謨

禹固有功舜無以申之則謨與功之功用未著也惟申之則謨與功始昭著暴白而不可掩覿申之一字見舜得君道之象譬之燭焉未燃之時燭而已矣既燃之後則輝光發燿今之燭非前之燭矣此申之之說也

曰若稽古大禹曰文命敷于四海祗承于帝

文命命之有條理者如後世一札十行之意也敷于四海猶言聲教訖于四海亦已至矣方且祗承于帝

無一毫自有之意見禹有君民之大德有事君之小心也然祗承與重華不同重華有日月並明之意祗承不過坤承乾之象而已此帝王之間也

曰后克艱厥后臣克艱厥臣政乃乂黎民敏德

欲為君盡君道欲為臣盡臣道克艱者聖人相傳之道也艱者兢業之念克者一念之誠厥后厥臣各止其所之意也君克艱君之事臣克艱臣之事思不出其位也君不盡君道而下行臣事君職必虧非所謂

艱厥后也臣不盡臣道而上僣君事臣職必虧非所謂艱厥臣也君臣各盡其職政何由而不乂黎民見君臣各克其艱自然而敏於德如木之根本既固枝葉無不流暢矣

帝曰俞允若兹嘉言罔攸伏野無遺賢萬邦咸寧稽于衆舍己從人不虐無告不廢困窮惟帝時克

俞者舜深契於禹之言舜於克艱工夫深矣故聞禹之言有當於心大抵實嘗用力於此者聞人之言心

領意會聞之必切故以為信如此嘉言罔攸伏以下

舜舉堯克艱之道以證之也嘉言無伏於下賢無遺

於野萬邦復咸寧矣方且稽于衆以求乎人舍其己

以從乎人無告者不敢虐困窮者不敢廢曰虐與廢

不必横政暴刑也哀憐矜憫之心有一毫精神念慮

之不到是廢之虐之也文王發政施仁必先斯四者

武王不泄邇不忘遠聖人之憂恤如此其切者非求

為哀矜求免於廢虐也惟帝時克堯之所克克於艱

也堯之所謂艱者不出求言安民之事艱厥后之謂也

益曰都帝德廣運乃聖乃神乃武乃文皇天眷命奄有四海為天下君

益又發明克艱之道言克非拘迫之謂也帝德廣運克艱之德日日流轉變動而不息周流而不居由聖而神由武而文聖神武文迭相為用無非體克艱之意於廣運之中蓋周流不息之道惟克艱者知之益

指其大者言之也是以上為天之所眷下為四海之所歸至於為天下君皆廣運之所自來也益恐人止識堯之克艱不識舜之克艱故復稱舜也廣運者乾健不息之意止則不運惟其廣運乃能克艱學者於禹益之言參而觀之則克艱之義備矣人多以此帝為堯非也自舜格于文祖以前帝則稱堯後則稱舜禹言克艱益慮人以克艱為拘廹故以廣運推明之

禹曰惠廸吉從逆凶惟影響

益之言開禹之言闓益言其用禹復究其本以繼之益言帝德廣運其意寛而大禹慮舜或以此自恃故言天命雖不庸釋然順此道則吉從逆則凶吉凶由於順逆之間其報應如反掌之易天理何常之有當時時省察頃刻不忘可也大抵此四節指意相承氣脉相貫初無間斷禹克艱之言得舜之言而益彰舜克艱之道得益之言而愈大益克艱之妙得禹之言而始備聖賢之言互相發明互相警戒于以見君道

之廣大而無窮君心之誠敬而不已也

益曰吁戒哉儆戒無虞罔失法度罔遊于逸罔淫于樂任賢勿貳去邪勿疑疑謀勿成百志惟熙罔違道以干百姓之譽罔咈百姓以從己之欲無怠無荒四夷來王

益又言克艱之目必以事事物物而存此理吁者嘆息以重其事又加之以戒哉則尤不可忽也儆戒無虞者聖賢之論治必於毫釐眇忽之中而加意無虞之中事幾之所伏也聖人之心無時而不儆戒其於

無虞儆戒之尤不可緩也罔失法度不獨政事紀綱之謂也凡一身之間一動一作飲食起居之際莫不有法度動容周旋皆中於禮而已罔遊于逸至疑謀勿成訓詁已明事事物物欲克其艱而各致其戒亦廣運之意也既隨事隨物而盡其理矣則凡心有所之皆廣而明百字須看人只有一心安得有百志蓋志者心之所之也一心既正則凡其所之無有不熙蓋人惟未能循天下之理有當有否故有明與不明

聖人動與理契凡精神心術之運隨所之而光明盛大故謂之百志惟熈罔違道以干百姓之譽謂不偏於人也罔咈百姓以從已之欲謂不偏於已也人君因百姓之譽可以驗已之治但謂之干則不可至於咈人從欲徇已也無求與徇之私去人與已之累平而視之則見此心之本體識其本體則無荒無怠以正守之即有四夷來王之理矣無怠無荒克艱之義也非止朝廷之上無怠荒也凡治天下之道一一備

具雖緩而不切者莫不講明此之謂無怠無荒治道運行而不息心則正矣心正則家正家正則國正國正則天下正推而至於四夷來王信矣此二句極本末而言之上極言其本下極言其末若以為無荒無怠四夷即來王理雖通而事則末也

禹曰於帝念哉德惟善政政在養民水火金木土穀惟修正德利用厚生惟和九功惟敘九敘惟歌戒之用休董之用威勸之以九歌俾勿壞

於歎美之辭也先為歎美之言使人君不苟於聽故繼之曰帝念哉發號施令莫非政也惟有德行乎其中則為善政政之所在主乎養民德惟善政政本於德也政在養民民資於政也後世富國彊兵非養民之政也自古善獻言者必先格君心然後言治天下之綱目如孟子之告齊王使之反本既陳正心之道而後繼之百畆之田數口之家至於雞豚狗彘之微詳及於政事之綱目葢民政出於人君之心也君心

既正民政無有不善禹前與益反覆議論無非孟子反本之言切於正心者以次發明六府三事之用亦孟子王政品目之謂也禹曰於言六府三事之美也帝念哉言帝當念於是也水火金木土穀天地間常用之物而有自然之序惟修者裁成使遂其性利民而不為害也正德者正民之德也利用者宣導流通士農工商各安其業也厚生者培養其生也惟和者使三者渾融無間無有差戾也正德所以正其心利

用厚生所以養其生養其生亦所以正其心所謂日用飲食徧為爾德也合而為九功各以成敘則形之歌詠播之樂也戒之用休以下維持保全長久之理也前一節易後一節難九功惟敘人心願治不敢自怠九功已成怠心易生故維持之道為尤難善以戒之威以董之又勸之以九歌俾勿壞歌者所以發揚其志慮不至於惰滯也此三句本末全備當以内外表裏觀之戒董則以刑賞示之在外之事也勸之以

九歌則以聲音養之在内之事也此段精神全在俾字不可不詳味大抵消息盈虛天理之常裁成輔相君人之道也故有盛必有衰有成必有壞理之不易也今九功既敘矣是成也不能必其不壞也聖人所以敘之歌之戒之董之勸之無非所以使九功至於勿壞俾云者蓋聖人裁成輔相以賛消息盈虛之理觀勿壞之意聖人無窮之心見矣

帝曰俞地平天成六府三事允治萬世永賴時乃功

俞者舜領禹之言知其果成也地平者謂向者洪水之害高下失宜不得耕桑今也民得以安居而樂業地既平矣至於天則未嘗不成何為乃在地平之後禹之治水地平可也天何賴焉蓋天始萬物非資人輔賛彌縫則不能以成功昬墊之害固有動植飛潛不得其性者矣是天未成也舜原其本而論之謂天地為之一新萬物各得以自遂不惟一時賴之雖歷萬世之遠不能外天地以有生外六府三事以為治

是禹之功與天地相為終始而無窮也得不歸之時

乃功歟

帝曰格汝禹朕宅帝位三十有三載耄期倦于勤汝惟

不怠總朕師

禹有正天地之大功則可以為天地之主故舜因此

以遜位也耄期者舜精力之衰將告老矣倦于勤不

可不深味聖人之心純亦不已與天同運何由有倦

但老將至而血氣若倦雖倦而于勤之意不敢忘止

倦於勤而已非倦於道也常人之心苟至於倦即放肆而不可收聖人於勤之中察其若倦則展轉而不敢居見聖人之心有加無已常病其力之不給也夫居天位者當以勤為本舜既以倦自嫌必求如舜之勤者而遜位也汝惟不怠聖人所以為聖人也不怠之言雖若常談惟實用工者方知不怠之中深有功用天行健天之不怠也聖道運而無積聖人之不怠也自古為帝為王者功業皆以不怠而成而事事物

物之備亦生於不息也其辭約其義大遜位大事也不言其它才德止言不息即付以天下不息二字足以當帝位蓋帝德廣運亦不息之功用也舜踐履之熟故其言平常人之稱聖人言常大而實不相近聖人之稱聖人言雖小而實不外此知與不知故也且孟子之稱孔子不過曰仲尼不為已甚孔子自稱亦曰我學不厭而敎不倦夫子所謂不厭不倦非自謙也蓋聖人之道未嘗一日息息則間斷不可以言聖

矣

禹曰朕德罔克民不依皐陶邁種德德乃降黎民懷之

此非禹之謙辭也禹盡克艱之道德雖已克而常見其罔克民雖已依而常見其不依禹之意謂位者天之位惟有德者可以居之苟無德而在民上民將不依矣當民不依之際豈不累帝知人之明乎此即讓于德弗嗣之意也聖人之心見天下之理工夫無窮而舉皐陶以自代邁種者言皐陶栽培其德至於豐

孰也德乃降者如雨露之降黎民被其潤澤罔有不懷也以皐陶之邁種比之於罔克者為如何以皐陶之民懷較之於民不依者為如何參視對觀優劣自見而用捨亦可決矣禹之心灼然不敢當帝位於罔克之中但知自勉而已此非深造克艱之學者未易語也

帝念哉念茲在茲釋茲在茲名言茲在茲允出茲在茲

惟帝念功

禹告舜以念臯陶之功也念之而在此釋而不念亦在此名言者指其事而言之亦在此允出者反其心之所出亦在此反覆臯陶之功皆在可念如立則見其參於前在輿則見其倚於衡也禹臯陶一體之人也禹常自見其罔克故一念所繫專在臯陶惟帝念功謂帝不特念其邁種之德亦當念其有懷民之功可也

帝曰臯陶惟兹臣庶罔或干于正汝作士明于五刑以

弼五教期于予治刑期于無刑民恊于中時乃功懋哉正者典也帝者之世風俗醇厚敢干于正者已無而或干于正者亦無有舜推原其功皆由臯陶作士之力也明于五刑以弼五教以者刑與敎對立出彼入此出此入彼左右輔翼使遷于善也期于予治刑期于無刑期者立此意則至此地也刑者刑也無刑者教也民恊于中者或有所偏而刑以糾之則歸於中無非大為隄防使民無入而不自得如此者是汝之功

盛哉舜非以禹力稱臯陶而姑言其功以塞禹之意也唐虞廣大之象於此可見禹亦非文具之讓也禹臯陶一體之人臯陶之德實可以當帝位但當時有禹故以天下授禹然亦豈以禹掩臯陶之功哉子華使齊孔子雖知其乘肥馬衣輕裘冉子請粟亦與之釜聖人非以人情與之聖人寛大自如此如此氣象自堯舜以下於洙泗見之

臯陶曰帝德罔愆臨下以簡御衆以寛罰弗及嗣賞延

于世宥過無大刑故無小罪疑惟輕功疑惟重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好生之德洽于民心茲用不犯于有司皋陶復稱舜之德罔愆意極淵源惟實用工之人知之夫德至於罔愆非盛德之至剛健純粹質天地而不疑闕百聖而不慙歷萬世而無獘者何以至此罔愆即克艱廣運之意也皋陶獨以罔愆二字該盡帝舜之德非若後世泛言人君之德者曰聰明曰仁智就其德之名而稱之也臨下以簡曰簡者當於臨中

求之有統宗會元之意御衆以寛曰寛者當於御中求之有天覆地載之意自簡寛而發無非好生之德蓋好多事者必不能好生好苛刻者必不能好生惟以簡寛於本故罰弗及嗣罪止其身猶不得已況其後乎賞延于世報功之意寧過於厚人之或麗於罪本於過者雖大必宥本於故者雖小必刑罪之疑則惟輕功之疑則惟重好生之德隨寓而著而於刑故無小尤足以深見聖人好生之心何者過慈則近於

姑息反所以害仁觀此一編茍無刑故無小之言好生之義不備於無小之中深見聖人之所以為好生聖人見人之故於為惡者知其終不可赦也不俟其惡之大而後罪之惡大則足以滅其身矣自其小而刑之所以戢其為惡之心厚德深仁無越於此聖人以此之心為此之德浹洽漸漬于民心而猶有有司之犯則非唐虞之民也雖然罪疑惟輕功疑惟重較之漢宣帝總核信必何舜朝名實之不定功罪之多

疑也信必之效著不過漢之宣帝而罪功未免於有疑者乃所以為舜也宣帝之信必爝火之光也帝舜之疑天地之寛也學者當致思於此意

帝曰俾予從欲以治四方風動惟乃之休

自罔愆以下皆舜之所欲也能遂帝之欲而治者臯陶明刑弼教之功也四方風動可以見臯陶之刑矣夫刑者誅戮斬伐森然可畏何以能感動四方如此蓋刑之中有教臯陶之弼教當於刑外求之此帝之

所以休也則知臯陶之刑非律法之謂乃德敎也四方風動莫不鼓舞於德敎之中

帝曰來禹洚水儆予成允成功惟汝賢

舜稱臯陶臯陶歸美於舜舜復遜位于禹故來禹而命之也夫洚水者洪水也舜之時水已平矣何以謂之儆予聖人前後相承同為一體洚水雖本以儆堯舜豈以為堯之事而已敢自安儆堯之意堯既用以自儆舜雖不見洪水之害而常若洪水之在目前其

憂懼兢業之心為如何聖人之於災異雖毫釐必加畏天地萬物視為一體天地之中一物不順無非儆予何暇計時之先後況舜之時水猶未盡平誠不可不儆也公孫弘謂堯使禹治水未聞舜之有洪水也舜居當時欲認洪水為已責弘於百世之下乃推而歸於堯聖人小人之心相萬也成允成功成允者先有以信天下之心也然後可以成功堯朝多耆多舊德蓋天下之所信者也禹之治水誠難父之覆轍彰

著於前禹其子也天下疑鯀之心將及於禹矣所以能成允者必有不言之孚如氷炭不待言其冷熱而人自喻使禹求人之信已則信之成禹不能必也惟天下信禹之心有素不待言傳所以成允而功之成隨之也禹之信成於未治水之先禹之功成於人已信之後則當堯之世惟禹一人而已故曰惟汝賢

克勤于邦克儉于家不自滿假惟汝賢

人初立事之時在邦不敢以自懈在家不敢以自奉

作為之始不期而然及功大名顯則此心漸若有以自慰而隨寓稍放亦勢也禹居平水土成大功之後乃如立事之初方且勤于邦儉于家勤儉非二事也勤中有儉儉中有勤孜孜不息其心寂然若無一能之可覲則滿假之心何自而生舜命九官而獨稱禹之賢蓋滿假之心稍有片能寸長者有所未免禹有天地之大功而此心絕無又九官中之最賢者也不自滿假者不必矜夸然後為滿假功成之後苟自以

為功即滿假也禹成允成功而繼之以克勤克儉所以為不自滿假

汝惟不矜天下莫與汝爭能汝惟不伐天下莫與汝爭功

天下之理必有對已立則物對有對則有爭一矜其能一伐其功則爭之理已存蓋矜伐者爭之對也禹之能不自以為能而視以為天下之能禹之功不自以為功而視以為天下之功是無我也無我則無對

無對則無爭矣禹且無我天下其與之爭乎
予懋乃德嘉乃丕績天之歷數在汝躬汝終陟元后
懋非勉之謂葢孜孜不已之意也舜於不矜不伐中
深見禹之孜孜不息懋德無窮舜目擊心化亦愈勉
其德而不自知禹有地平天成萬世永頼之功故舜
從而嘉之通二句而觀德之既懋始見其績之丕使
禹有如是之功而稍有驕矜則其功小矣不足謂之
丕也績之既丕亦足以見德之懋禹所以能全是大

功而不失者必其涵養寬厚度量恢大常充實於内矣亦可想像其德之懋也聖人之心即天之心聖人之所推即天所命也故舜之命禹天之歷數已在汝躬矣舜謂禹德之懋如此績之丕如此此心此理蓋純于天也天之歷數自然在躬初非歷數自外而至亦不可辭矣汝終陟元后也丕績根本之壯也懋德培養之豐也

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執厥中無稽之言勿

聽弗詢之謀勿庸

舜既授天下於禹遂命以保天下之要人君以正心為本故先之人心私心也私則膠膠擾擾自不能安道心善心也乃本然之心微妙而難見也此乃心之定體一則不雜精則不差此又下工夫處既有它定體又知所用工然後允能執其中也中之在人非前失而後得非前晦而後明也水本清沙混之沙澄而水自清矣火本明煙鬱之煙去則火自明矣惟精一

可以見道此理禹所自知舜復切於言者以天下授人謹之重之自不容已也繼以下二句若不相干何也盖用工於精一省察之道不可不密無稽之言私言也不可稽考如潢潦之無根源非名之必可言之必可行之謂也弗詢之謀私謀也陰謀險論將以賊害而不可與衆共者也聖人之道質之百王而無愧安有所謂無稽之言建諸天地而不悖安有所謂弗詢之謀聽言之際深見精一之工孟子謂我知言

我善養吾浩然之氣見善明用心剛是以於邪適之辭皆知其失也大抵無偽不能亂真無邪不能干正孔子曰不知言無以為君子使禹有心於執中而辨別言謀之不審則操守之不謹識見之未明何以為中哉

可愛非君可畏非民衆非元后何戴后非衆罔與守邦欽哉慎乃有位敬修其可願四海困窮天禄永終

可愛固君也而民則甚可畏享無敵無倫之富貴豈

不可愛以一身宅乎萬民之上其可畏不亦甚哉衆固常戴后然非衆則難與守邦后者人心之所歸赴邦者非人君所能自守也見君民一體之意位天位也可不欽哉欽之一字百聖用功之地堯舜相傳皆不外此慎乃有位曰乃者深意所寓既欽又謹乃能有位則知位不可以苟居也可願者猶孟子之可欲敬修者用工之無已也大抵善心難持於可願欲之事尤當加敬以修之聖人之心純乎敬既曰欽又曰

慎復曰敬舜純誠之實積於中故純誠之言發於外也四海困窮舜垂拱視天民之阜𡧓安有困窮之民耶聖人之心常若不足視四海如悉在困窮之域此非舜之謙辭學者宜深思之天禄永終言以天下付於禹則創端造始在於禹也此一編堯舜禹相傳之要領也堯之命舜亦不外此於論語可見書不載堯之命舜因後以見前如率百官若帝之初皆史之要體古人作史不獨書之者有意其不書者亦有意以

是知唐虞史官皆有道之士也四海困窮天禄永終味此二句舜若付困窮之天下授禹撫摩之責悉將於禹求之可以見以天下與人非以為德受人之天下非以為樂也

惟口出好興戎朕言不再

一言之間禍福繫焉出好者口也興戎亦口也舜謂禹一言可以出好一言可以興戎言之重如此遜位之言既出不可以再此周公謂成王天子無戲言之

意雖然舜言出好興戎言之不敢易外如有敵人之窺釁内如有權臣之乘間惟恐毫髮之差人躡其後舜之時安得有此葢謹言者聖人常行之理

禹曰枚卜功臣惟吉之從

亦非禹讓辭在朝之臣如此衆多人人而卜吉者從之不必專主於一人也

帝曰禹官占惟先蔽志昆命于元龜朕志先定詢謀僉同鬼神其依龜筮協從卜不習吉

擇時人作卜筮此官占也未占之先自斷于心而後命于元龜我志既先定矣以次而謀之人謀之鬼謀之卜筮聖人占卜非泛然無主於中委占卜以爲定論也通神明爲一理懋德嘉績之時見已定矣固知天人之理不違於是也其所以謀之幽明者叅之以爲證驗耳後世遇事不能以自決取決於幽明之間如之何而可決也心者神明之舍昧此之神明求彼之神明是以甲可乙否終無定議舜以天下授之禹

舜志既先定人民得其所依鬼神得其所主舜雖不稽之幽明想幽明之理已流通而無間況驗之卜已吉矣豈俟再言乎禹之嗣舜斷無可疑矣

禹拜稽首固辭帝曰毋惟汝諧正月朔旦受命于神宗率百官若帝之初

禹至此猶拜稽首固辭有臯陶則辭之臯陶有功臣則辭之功臣無可辭矣而猶辭非過於讓也恐天心之未從人心之未協耳帝曰毋惟汝諧和同天人之

意也正月朔旦與天下更始而聽新君之號令也受
命于神宗亦舜受終于文祖之意神宗堯也天下者
堯之天下受命于神宗示不敢專也率百官若帝之
初自璿璣玉衡至於巡守皆如舜之故事
帝曰咨禹惟時有苗弗率汝徂征
舜竄三苗止竄其君耳又分北之分其惡類使不至
黨比耳至此猶未率化可見苗民之頑以舜為之君
化之不服彊梗頑很日甚於前禹攝位之初舜命之

徂征聖人自反之既盡不得已而至於征曰弗率者化之非一端而終弗率也

禹乃會羣后誓于師曰濟濟有衆咸聽朕命

以上伐下有征而無戰則誓師之辭似不必作況堯舜之時不戰而屈人兵亦安用夫誓師之辭哉大抵茍至於用兵則誓師不可免既以鋒刃矢石相交豈可不臨事而懼先事而戒禹誓于師正此意也濟濟者欲其軍伍行陣之間整肅而不亂也

蠢兹有苗昏迷不恭侮慢自賢反道敗德君子在野小人在位民棄不保天降之咎

有苗之罪盡出於昏迷不恭列數之惡皆從此出堯之所以為堯允恭克讓爾舜之所以為舜溫恭允肅爾有苗之為有苗實在於昏迷不恭蓋不恭者為惡之本原昏迷之中養成不恭之念遂至於為侮慢自賢之事夫不恭侮慢百罪之總貫雖四凶抵誅亦不過此所謂象恭滔天方命圮族皆不恭侮慢之變態

苗以一人之身而備數人之惡反道敗德者恭則順不恭則不順乎正理矣不恭以接賢者宜其望望然而去之同惡相濟者皆小人也民於是而弃之天於是而降咎不恭之心與民與天皆扞格背戾而不相通夫安得而不征

肆予以爾衆士奉辭伐罪爾尚一乃心力其克有勲

奉辭伐罪深見舜命禹徂征之舉出於不得已而非輕舉也其與後世責昭王之不復反取侮於水濵之

語者異矣尚一乃心力其克有勲聖人遇戎而戒理當如此彼宋襄不擒二毛以自欺是敎其衆心力之不盡也

三旬苗民逆命

奉辭伐罪兵至則服此帝王之舉而三旬之久猶逆命者何也非徂征之先尚有毫釐之未盡也聖人至於興師其揆於我察於彼者至矣審矣義盡理極而後征之但苗民障蔽之深自有難感動者正當以天

地觀之一氣之春草木發生而隂崖深谷甲者未坼根者未芽豈春氣之或偏歟固隂凝結壅蔽陽和姑少俟之及其流暢昔之未發生者悉坼而悉芽矣苗民三旬逆命寒氣凝結壅蔽之時也舜之春風和氣舉世游泳苗民雖頑固有時而被其澤矣

益賛于禹曰惟德動天無遠弗屆滿招損謙受益時乃天道帝初于歷山往于田日號泣于旻天于父母負罪引慝祗載見瞽瞍夔夔齋慄瞽亦允若至誠感神矧茲

有苗

贊之意不可不味也禹征有苗而苗不服非敎化之不善而苗民不率也禹之心苟以為弗率在苗而非敎化之未至則滿矣自反愈至而不罪苗乃謙也謙則有受益之理滿則有招損之道月虧則必盈日中則必昃也滿損謙益此乃天道聖人工夫無窮其心純亦不已所以與天道相通而無間禹大聖人也見有苗之未化哀矜而自勉以修敎化之未至而益又

從而賛之賛者猶賛天地之化育禹已有是心而益賛之非告之以其所未知也惟德動天天且可以德動況苗民天地間之一物乎方舜之初于歴山也其徃于田日號泣于天于父母天未有不愛其物者父母未有不愛其子者父母天也父母之不我愛必為子之道未盡也號泣者自怨自艾也負罪引慝者舜之事親豈有罪慝而其心常若負無窮之過惡無一毫可以自贖敬其事以見瞽瞍夔夔齋慄如前臨深

淵後逼猛虎而瞽亦順信乃春氣之流暢也至誠可以感神神與人一理也歷舉天之可動神之可感人如瞽瞍亦可以使之允若則豈苗民之不可格當時虞廷如禹如益皆實用工者故其言深見天理如此

禹拜昌言曰俞班師振旅帝乃誕敷文德舞干羽于兩階

禹已知此理益又從而賛之禹神領心受無所疑滞如曾子之唯兩相忘於言意之外即班還其師整肅

其旅無躊躕之意帝乃誕敷文德帝之文德素敷於天下又大敷之則和氣彌滿薰蒸于天地之間此誕敷之意也舞干羽于兩階朝廷閒暇禮文之爕非有意以示有苗也孟子曰自反而忠矣自反而仁矣自反而有禮矣其横逆猶是也曰此必妄人也已其與禽獸奚擇焉夫孟子自反之盡付之妄人付之禽獸舜之自盡可謂至矣有苗三旬不服豈不可以付之妄人與禽獸乎乃誕敷文德求之已而不求之苗則

知聖賢之度量不同矣

七旬有苗格

春意浸盛寒谷發露而草木無不發生造化之效有遲速而萬物由於造化之中以自遂者本無厚薄也知此則三旬之逆初非可惡七旬之格亦非獨遲先春後春各有其時至此不得不格也

增修東萊書說卷三

增修東萊書説卷四

皋陶謨第四　　虞書

曰若稽古皋陶

堯舜禹謂之若稽古固也皋陶臣也亦與三聖人並稱何哉蓋舜以孝禹以功皋陶以謨後世嘗並稱美舜以不得禹皋陶為已憂未聞捨皋陶而獨稱禹也禹皋陶一體之人也使禹不受舜之位則皋陶為天

子矣使舜不受堯之位則四岳為天子矣臯陶亦堯時四岳之類也况舜有天下選於衆舉臯陶不仁者遠矣益稷之徒不得而與也虞廷之臣獨臯陶稱若稽古史臣特以是推臯陶而附之於三聖人之列臯陶與禹分位相去不遠皆亞聖也

曰允迪厥德謨明弼諧

此二句史官所以斷臯陶之為人有德者必有言臯陶以謨聞於天下史官恐人徒知其謨而不知其謨

之出於德故先言允迪厥德指其根本以示人也惟
其有德故以謨則明以弼君則諧和允迪者實用工
履踐之地也

禹曰俞如何

或言上有闕文未可知皐陶必先有所言禹始發問
如大禹謨先載禹言之類

皐陶曰都愼厥身修思永惇敘九族庶明勵翼邇可遠
在兹

都者嘆美之辭也先嘆美而後言者不敢易其辭也大抵齊家治國至於平天下皆自身修而出故當修身之際必深思永久之理可久而後功用無窮也惇敘九族自身修而見於齊家也伊川家人傳曰正倫理篤恩義惟惇敘足以該齊家之道也庶明勵翼又大於一家者朝廷之上百官之中明白一心各思勉勵翼敬以奉其職翼與小心翼翼之翼同自齊家以至於治國皆自根本始故曰邇可遠在玆可之一字

不可不味可者明其有此理也蓋用工不已則其理可遠非謂修身即能齊家治國平天下也

禹拜昌言曰俞

禹克勤克儉不自滿假學問工夫之深其於身修思永之道已入其奥故聞皐陶之言不特俞之且拜之蓋深契乎心故感發之機形之拜而不自知孟子所謂禹聞善言則拜也

皐陶曰都在知人在安民

臯陶言自修身至於治國平天下本末已備茍不明所謂知人安民則不足以盡修身之理葢知人安民乃修身中綱目之大者臯陶特指以為言謂修身之道當先於其大者而致力兩曰在者辭定而理決可以知其為修身用工之地也

禹曰吁咸若時惟帝其難之知人則哲能官人安民則惠黎民懷之能哲而惠何憂乎驩兜何遷乎有苗何畏乎巧言令色孔壬

禹與臯陶其心相應故聞其言峭然而嘆蓋禹於克艱之理踐履既深而知知人安民之為不易吁者嘆其難之意非病其難也咸若時謂兩者俱如此雖以帝舜之聖尚亦難之況於己乎見禹用工之切不獨見已之難而又見舜之難故予何言思日孜孜常有不自足之心視知人安民為至重謂知人即哲即可謂之能官人安民即惠即可以致黎民之懷哲惠兩盡何憂驩兜何遷有苗何畏巧言令色孔壬若有驚愕怪訝之意要之哲

惠之理禹巳心知意會踐履之人實知其中工夫之多故聞其言論其事不覺自以為難也若未嘗學問口耳之間浮聽而浪言之必以知人安民為何難曾不知堯舜修巳以安百姓其猶病諸堯舜非病而不能行兢兢業業以盡其道也知堯舜病諸之意則知禹難之之意

臯陶曰都亦行有九德亦言其人有德乃言曰載采采

臯陶聞禹以為難乃告以切近用工之地謂人之行亦有九德之可觀亦可以即其行而言人之有德曰

亦者自是可以造知人安民之道也臯陶言不盡意乃言曰將事事而條陳之采事也載自任也臯陶自任事事條陳蓋深與禹相得言之未盡故繼言之不待問也

禹曰何

臯陶曰載采采而未言其目禹即叩采采之意臯陶之言未終而禹即問如人對語意味相屬其中自有不容已者

臯陶曰寛而栗柔而立愿而恭亂而敬擾而毅直而温簡而廉剛而塞彊而義彰厥有常吉哉

臯陶於此歴言之九徳非相濟之謂也栗濟寛立濟柔即不可謂之寛徳柔徳矣盖有所偏然後有所濟既謂之徳則純全也如寛而不栗則縱弛之人柔而不立則懦弱之人豈所謂徳乎九徳盖自然而然莫之為而為者初不俟強勉作為也大抵寛多失於闊略寛之中必自有所謂整齊者柔多失之委靡柔之

中必自有所謂卓立者愿者持心謹慤恥言人過多不盡情自以為恭也殊不知責難於君謂之恭待人不以誠實乃不恭之大者亂者能治亂之人多恃才作為大則為鯀小則為盆成括必加之以敬則處事而當擾者通熟於事之人恃其通熟心忽而志緩反失之猶豫必加果毅則任事而成直者多失於訐必養之以温簡者多失於鹵莽必收之以廉隅剛者多不充實所謂棖也慾焉得剛惟剛而能塞則如孟子

至大至剛浩然之氣塞乎天地彊者多失於勇而無義所謂有勇而無義為亂惟彊而有義則如孟子之過孟賁遠矣彰厥有常吉哉凡此九德又當觀之於平昔考之於閒暇惟德之有常者彰而用之則為國家之福常者常久而不變也

日宣三德夙夜浚明有家日嚴祗敬六德亮采有邦

皋陶既言九德之目矣而繼之以德之序三德之人大夫所當用也日宣達其情而使至於無隱則有家

之事自夙夜而浚明觀浚明之象若整整然有條理而不紊也六德之人諸侯所當用也日嚴祗敬與日宣之意合而觀之謂之宣則敬在其中矣此特言嚴祗敬位愈高而心愈敬也雖有三德六德之人而不知此則亦徒然爾魯穆公之側非無子思齊宣王之國非無孟子但穆宣無日宣祗敬之心所以不能浚明其家亮采其邦也日宣嚴祗自有尊禮信任之意在其中三德六德不必指言於九德之中得其三得

其六也治有廣狹事有小大故所用之人有多寡也

翕受敷施九德咸事俊乂在官百僚師師百工惟時撫于五辰庶績其凝

見此人君如天之無不覆地之無不載不以一己之才為才而歛天下之才以為才故合九德之人而受之又布之於職事之間使九德之人咸事而無遺才俊乂之人在官而無曠職此人君之體也然猶言百僚師師百工惟時何也蓋衆賢既進猶有所當用心

者惟聖人乃能公天下以為心降聖人一等未必能免毫釐之私若果有之豈能遞相觀法以興事造業則必分朋立黨反以害事故咸事在官之後必有以興起其相師之風而欽哉惟時以亮天工可也百僚百工非有不同師師有僚友之義故曰僚自業職言之故曰工撫于五辰在天得其全者為五辰在物得其偏者為五行同此一氣也自其勢論之五辰在天人於何而可撫以其理論之則未嘗有間在我之五

行既得其理則在天之五辰亦得其理矣百僚師師

百工惟時事事物物各得其性則五辰自然循軌庶

績故凝而不散也後世人臣之立功有隨成而壞者

是不凝也功愈久而愈隆乃凝之意

無教逸欲有邦

逸欲者亡國敗家之事雖至無道之君豈欲有邦爲

此而教之哉蓋一人者諸侯之觀瞻上有一毫之縱

弛惰慢即是教逸欲之道也

兢兢業業一日二日萬幾無曠庶官天工人其代之

兢業者敬之形容也幾者動之微也一日二日之中幾微有萬而難察兢業之心稍有不接則忘失於幾微者必多矣非持敬之工深到則致察之精切何以及此自微而動之善則善之惡則惡一心之中少有不敬善惡自此判矣無曠庶官非特無其人之為曠蓋非其人之為曠也天工人其代之凡在職位無非代天理物耳如天之為然後能亮天工其可不敬乎

天叙有典勑我五典五惇哉天秩有禮自我五禮有庸哉同寅協恭和衷哉

天命在人自然有君臣父子之敎在我則勑之勑者整齊之功也惇者厚也惟民生厚民之五典本無不厚勑之使歸厚而已勑之之道從厚則近本也物聚然後有禮人羣則禮自生豈非天秩然自我而出天下惟視吾用之如何爾典禮出於天天命之謂性也曰惇曰庸修道之謂敎也天叙天秩非人所為惟君

與天爲一故能惇之庸之也同寅恊恭和衷哉典禮之根源也君臣聚精會神與天無間則所惇所庸乃天之典禮不然則典禮無非虛文矣

天命有德五服五章哉天討有罪五刑五用哉政事懋哉懋哉

命有德討有罪直言五服五章五刑五用皆不云我者見賞罰之純乎天也蓋典禮雖本於天猶待人輔相撙節而成之若賞罰則不可加一毫於其間有一

毫之人則賞罰我之賞罰非天之賞罰矣觀鯀於舜而誅禹於舜而用此天命天討也舜可謂不以我矣政事懋哉懋哉言賞罰此心勉勉不已不可有一毫止息有所止息則有我之心乘間而生矣

天聰明自我民聰明天明畏自我民明威達于上下敬哉有土

自我之言天人貫通之理也天有顯道厥類惟彰自我民聰明觀之於斯民生知之時則可見自我民明

威觀之於人心凜然不可犯之地則可見達于上下此理徹上下而無間斷有土之君其可不敬

臯陶曰朕言惠可厎行禹曰俞乃言厎可績臯陶曰予未有知思曰賛賛襄哉

臯陶謂我之言順果可以厎行否禹賛美其言可厎於成功臯陶慊然以為予未有知思曰賛賛襄哉而已觀臯陶陳知人安民之謨如此方且淡然不自以為可行賈誼治安一策才畧如不可勝用曰醫能治

之而上不使又曰陛下何不令臣屬國之官視臯陶氣象為如何禹與臯陶於舜之前交陳治道周旋切至舜恭已無為聽臣之論治而已言若稽古止於臯陶見臯陶之德與禹相參

益稷第五　　虞書

益稷與臯陶謨文相連以簡編之重分為兩篇議論相承初不間斷益稷名篇非有意但以禹首舉益稷為言故取以紀其目如論語學而子罕無他義理取

其初說以記紀事之次序耳

帝曰來禹汝亦昌言禹拜曰都帝予何言予思日孜孜

臯陶之謨既陳舜見禹在側故來禹亦使昌言而無隱猶露斧鑿禹曰都以下三句與曾點之言畧相似但曾點氣象猶有未平聖賢分量不同此則穏貼耳禹所以不言惟思日孜孜蓋其用心在純亦不已之地造理之深見天下之理無窮愈加勉而愈不自足

孔子謂不知老之將至云爾正此意也禹憂其職之未盡如此何暇分其心於陳謨

臯陶曰吁如何

吁亦峭然之辭畏聖人之意臯陶用工亦造禹地故復問其如何也

禹曰洪水滔天浩浩懷山襄陵下民昏墊予乘四載隨山刊木暨益奏庶鮮食予決九川距四海濬畎澮距川暨稷播奏庶艱食鮮食懋遷有無化居烝民乃粒萬邦

作乂臯陶曰俞師汝昌言

予乗四載即舊注所謂水乗舟陸乗車泥乗輴山乗樏也隨山刋其木以相視水勢於是與益進衆鳥獸之食於民九川水之大者俾入於海畎澮水之小者俾入於川大水決而有所入小水濬而有所歸治水之序也於是與稷播艱食奏鮮食鮮食亦鳥獸之食也水土方平民之播種尚艱故曰艱食粟穀之食也惟其艱故以鮮食兼之當洪水未平之時道路壅塞

阻不相通九州所有偏聚其處至是懋遷彼此之有無更相補易化其所居使之均足烝民乃粒曰乃者深見艱難之意洪水之勢滔天禹之用工非一手一足之力非一朝一夕之故然後乃得而粒食萬邦以治此非禹之夸辭也禹在虞朝不矜不伐不自滿假成功之後宜其所過者化而日求新功不忮不求何用不臧子路終身誦之夫子則曰是道也何足以臧禹聖人也豈不知此乃歷舉其功若矜伐者何也蓋

艱難之念恐其易忘平成之功恐其難保正如管仲告威公無忘在莒時之意其意謂昔者艱難如此今雖平成昔者之心頃刻不可忘正其持敬不息之工夫所不期而發也禹雖不陳謨乃陳謨之大者故臯陶曰師汝昌言使禹自言其功而非有深意何以謂之昌言哉

禹曰都帝慎乃在位帝曰俞

吁而曰都者禹體得艱難戒懼之中有至樂之地也

帝曰俞領其言而嘆其然也

禹曰安汝止惟幾惟康其弼直惟動丕應徯志以昭受

上帝天其申命用休

止者知其所止之止將以安汝心之所止必於動之

微及靜而無事之時常致省察之工又必輔弼之人

直而無隱不直則啓沃之功不至省察之所不及所

止或不得其安矣大抵治身之道毫釐眇忽宴閒暇

豫工夫最切而繩愆糾謬格其非心隄防最要惟幾

惟康則內得其養其弼直則外得其養內外交得其養則茍有所動而舟車所至日月所照莫不翕然大應所傒之志矣傒志者人有此志傒望於我我之動能大應之則昭然可以厭射上帝之心不辱天佑下民作君師之意故天從而命之用至休美以是知天命非自外至從而申之耳有以治己之心有以契天下之心而昭然可以厭射上帝之心天豈庸釋哉

帝曰吁臣哉鄰哉鄰哉臣哉禹曰俞

帝深領禹之言實欲用工是以深知左右頃刻不可無人而再三反復臣鄰之義的切如此臣鄰指禹言之

帝曰臣作朕股肱耳目予欲左右有民汝翼予欲宣力四方汝為予欲觀古人之象日月星辰山龍華蟲作會宗彝藻火粉米黼黻絺繡以五采彰施于五色作服汝明予欲聞六律五聲八音在治忽以出納五言汝聽予違汝弼汝無面從退有後言

作朕股肱耳目君為元首股肱耳目臣為之君臣相須為一體也予欲左右扶持其民翼而左右者汝也予欲宣康濟之力而及於四方為其事者汝也竭股肱之勞以任天下非一手一足之謂也予欲觀古人之象黄帝堯舜垂衣裳而天下治自黄帝已有衣裳故曰觀也日月星辰山龍華蟲此六章者會之於衣以為在上之服宗廟之彝尊亦用此六章之飾藻火粉米黼黻此六章者繡之於絺以為在下之服凡此

十二章以五采施五色而作服所賴以明之者汝也予欲聞六律五聲八音在治忽六律五聲八音者天地自然之和也以此察治忽則無纖毫之偽出納五言五言樂之成言者三百篇之詩是也詩有出於上者為出有出於下者為納出納作之於樂所賴以聽之者汝也予違汝弼汝無面從退有後言不獨敎禹作股肱耳目至此舜連一身亦責付禹也古人君臣之義委任之至如此舜之為君非有所慊而畏人之

後言非容受之意有所未盡而致人之後言虞廷之臣又非背欺其君而為面是背非之行也聖人敬畏無已虛懷待諫惟恐過之不聞而深憂夫至尊居於九重之上在下者常有難言之患求言之切至也凡此數端皆所以論為治之道作服飾以祭天地宗廟禮之大者也六律八音五聲樂之大者也治定功成制禮作樂之時也禮樂非可以虛文舉言禮樂必於左右宣力之後者人民和氣浹洽然後可以興禮樂

固有次序也

欽四鄰庶頑讒說若不在時侯以明之撻以記之書用識哉欲並生哉工以納言時而颺之格則承之庸之否則威之

四鄰左右前後之近臣也師臣者帝賓臣者王友臣者霸自古以來成王畏相無不以欽大臣而興者皆原於舜臣鄰之意也自此論教育人才之理庶頑讒說若不在是於是收而化之始則用射侯之禮以明

之射者心正然後能中揖讓而升下而飲非敬不可所以發其敬心也撻而記之記者使之自記非教者記之也又書之於簡冊以識其過人之有過窘誚之時愧悔之意必生漸久而漸忘是以改過常不力撻而必記又有書以識之非斥絶之也存其過所以存其恥目接於所記所書則必恥恥則善心生欲並生哉欲與之並生於天地之間善者生之理也工者掌誦詩之官也時而颺之颺其詩也以驗其從化與否

也詩者出於情性古人采詩以觀民風即此意也春秋列國盟會賦詩之際不能自隱其情況唐虞之時詩有不出於眞情者乎歌其詩以觀之感格而化者可得而知而感化者復有淺深或尊承之或任用之至於怙終不悛者而後用法以刑之舜何為於讒說者敎之如此其至蓋作之君作之師不如是則不足以盡君師之職也

禹曰俞哉帝光天之下至于海隅蒼生萬邦黎獻共惟

帝臣惟帝時舉敷納以言明庶以功車服以庸誰敢不讓敢不敬應帝不時敷同日奏罔功

俞哉者然其言而猶有可言之謂也教育之道固詳矣然或撻或識規模若迫頑讒之人亦具天地之理人君統大體以臨之示大法以警之則誰敢不遜敢不敬應上之規模廣大故功用之著於下者亦廣大普天之下率土之濱莫不精白承休德所謂頑讒自無有也帝不時敷同日奏罔功禹不待舜問即言帝

若不如此用人則將見皆同日而奏無功欲舜灼然
盡心於此大者否則即有如此大害也前一節議論
必得此一節議論其義始備
無若丹朱傲惟慢遊是好傲虐是作罔晝夜頟頟罔水
行舟朋淫于家用殄厥世
禹既推其理之廣大又收拾於工夫之切近者言丹
朱之傲始於慢遊是好爾慢遊不已遂至於傲虐是
作夫慢遊之罪不過怠惰嬉遊何至於傲虐之作而

用是以殄厥世葢為惡之初以慢遊之過小為不害日復一日惡力浸長則慢遊之念轉為傲虐而不自知傲而至於虐惡力猛矣則何惡不可為及其成熟自然足以殄厥世也罔晝夜頟頟頟頟然勇於惡昬肆而窮日夜之力也舜大聖人也視丹朱不啻天淵禹為舜憂而恐其若丹朱之傲何也聖人與天地萬物為一體天地之中一物順理無非所以發吾之良心一物不順理無非所以警吾不善之端也所謂見

賢思齊焉見不賢而內自省丹朱之不肖去舜雖遠而慢遊之初實人心之所易入安得不要其終以為戒見聖人之工夫愈無窮也

予創若時娶于塗山辛壬癸甲啓呱呱而泣予弗子惟荒度土功弼成五服至于五千州十有二師外薄四海咸建五長各迪有功苗頑弗即工帝其念哉

禹懲丹朱之惡而求之於身曰創者見惡而為善之力也惡在丹朱創在禹是禹因儆而得敬也平成功

用盡於此而出也丹朱至於殄世其始不過慢心禹至於各廸有功其始不過敬心善惡之端也予弗子惟荒度土功禹以天下為一已憂也五服二千五百里方面共五千每州各立一師外及四海皆立五長以相統率禹經理天下之大略也各廸有功苗頑弗即工深足以見舜世教化之盛各迪有功如周時人人有士君子之行天下皆迪功則不即功者易見獨舉苗一人之頑弗即其工則自苗之外必無不即工

之人矣以禹之敬勤勞治水如此懲創自反如此苗尚未即工則敬之工夫其可已乎帝其念哉禹將與帝相與自反共致力於未盡之工夫也不徒苗之頑在所當念天下之事盡在於艱難之中念哉之意無時而可已也

帝曰迪朕德時乃功惟敘臯陶方祗厥敘方施象刑惟明

舜謂能導迪我之德者皆禹之功秩然而有次序歸

各迪有功之功於禹也臯陶祗敬汝之功施象刑而極其明任苗弗即工之責於臯陶也功歸之禹責任之臯陶而舜無所與君臣一體本無間也

夔曰戛擊鳴球搏拊琴瑟以詠祖考來格虞賓在位羣后德讓下管鞉鼓合止柷敔笙鏞以間鳥獸蹌蹌簫韶九成鳳凰來儀

此又一節也治定功成夔故以樂之至和為言祖考來格其幽冥所感如此虞賓在位羣后以德相遜所

謂相維辟公天子穆穆濟濟多士秉文之德也其明
而人和如此則堂上之樂可知矣至於堂下之樂作
鳥獸蹌蹌然而舞其和又可知也簫韶九成樂大備
之時雖至治之祥如鳳凰亦來儀言和之至也史官
特以虞樂結虞書五篇之終蓋成於樂帝王至治之
盛泰和之氣鼓舞動盪者如此如祖考如虞賓如羣
后如鳥獸如鳳凰如百獸盡在舜和氣之中
夔曰於予擊石拊石百獸率舞庶尹允諧

夔又申言之曰我作樂百獸無知者尚且率舞則庶尹信其和諧夔前言舜樂如此之盛矣至此再言夔曰於予以别之蓋前之樂舜之樂也後之樂夔之樂也舜樂之盛雖職在后夔而實本於帝舜之德於此而後自謂我之樂非自夸也樂使人鼓舞動盪而不自知所謂樂則生矣生則烏可已也所以重複言之感發而不能自已擊拊即前之戛擊搏拊也

帝庸作歌曰勑天之命惟時惟幾

見於歌詩嗟嘆之不足故永歌之也不惟夔之言樂重複而不能已舜發於言語亦不能已所以帝庸作歌曰乃賡載歌又歌曰亦重複而不自覺蓋鼓舞動盪樂之體也勑天之命惟時惟幾此聖人之真樂也庸者因用此以作歌也天命流行内而起居寢處外而天下萬事無非天命必有以勑正之勑之工夫少間便不是天命雜於人為矣則天命即不得其正矣勑者整勑之意也時者時時勑之幾又時之微者也

若頃刻之際幾微之中一毫不勑則私欲間之此精密之工夫也大抵天命流行而不息聖人亦當流行而不息詩曰維天之命於穆不已又曰文王之德之純純亦不已觀不已之意則知時幾之意矣此舜居太平極治之心也

乃歌曰股肱喜哉元首起哉百工熙哉

言勑天之命惟時惟幾必賴人臣輔佐君對臣則先言股肱喜亦奮庸之意也股肱喜而常舉是意於下

則元首興起不昏滯於上矣朝廷如此百工安得不廣且明哉

臯陶拜手稽首颺言曰念哉率作興事慎乃憲欽哉屢省乃成欽哉

颺言者大聲而言也形於聲嗟動於氣嘆而不自知拜手稽首大聲言之念哉凡率作興事之際必常常致其敬也所謂率作興事慎乃憲最要看大率人一味興起去做事都不思只是會有失興者奮勵之謂

也事固以奮庸而立又必謹守其法加之以欽此是情性之正天理之公矣屢省乃成不可作保治看只是時時思量所以成處屢者無時而不省也乃者事之所以成也事所以成時時省之蓋日中則昃月盈則虧當既濟大亨之時省察之工不可歇也

乃賡載歌曰元首明哉股肱良哉庶事康哉

臣稱君則先言元首明者君道之本體也居上克明惟明明后元首明於上則股肱無有不良歸美未幾

警戒繼之聖賢相與之意也

又歌曰元首叢脞哉股肱惰哉萬事墮哉

君道在於無為侵臣之職則叢脞哉叢脞者不知綱領之謂也舜之時太平無事不可復有所增苟彊欲有為即成叢脞之害臣歌先元首君歌先股肱交相責任之義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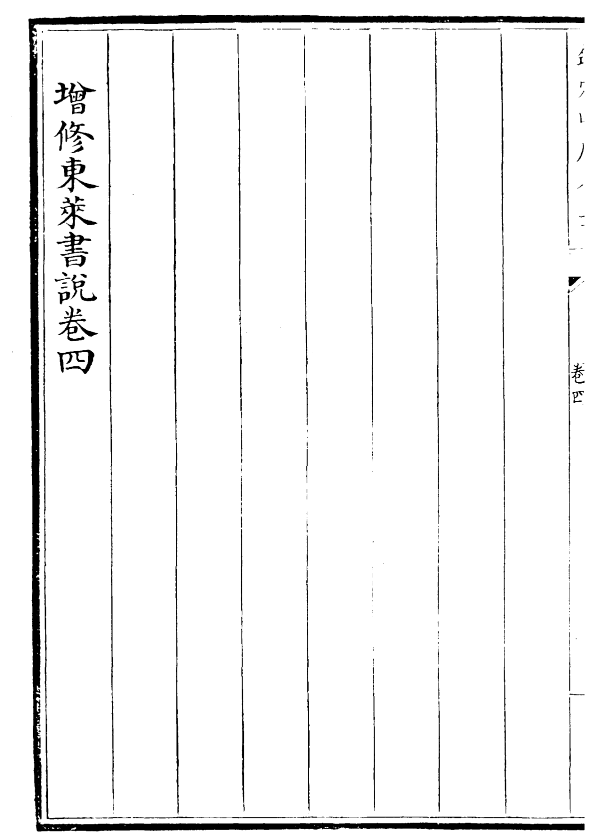
帝拜曰俞往欽哉

皐陶切直辨論至此深契帝舜之心拜而受之有不

自覺蓋古者君臣席地而坐故聞臯陶之言而遽拜
君猶父也無拜臣之禮一言之間可以為帝者師以
師禮拜而俞之觀往欽哉一語古人所謂堯舜雖没
千百年其心至今猶在也此篇大槩脉絡固相通然
其間非一時之言往欽哉之言意有不同前者以戒
羣臣往敬其所行此乃君臣相戒自今已往敬而勿
失舜臯陶之賡歌三百篇之祖也治定功成君臣陶
於至和不能自已正薫陶浹洽手舞足蹈之時於是

時而作歌冝其發揚蹈厲而云勑天之命惟時惟幾至樂乃在警戒畏懼之中皐陶賡之天機自動颺言大呼亦當鋪張治功而不出於規矩凖繩之中皆不失其則者所以見情性之正而為本於三百篇也皐陶之歌百代為君者所當戒而於舜時為尤切舜之時泰已正南面法度彰禮樂著羣賢布職但總其大綱不可復加正所謂無妄之往何之矣二典三謨或記其臣之拜或記其君之拜皆和氣浹洽不自知其

所以然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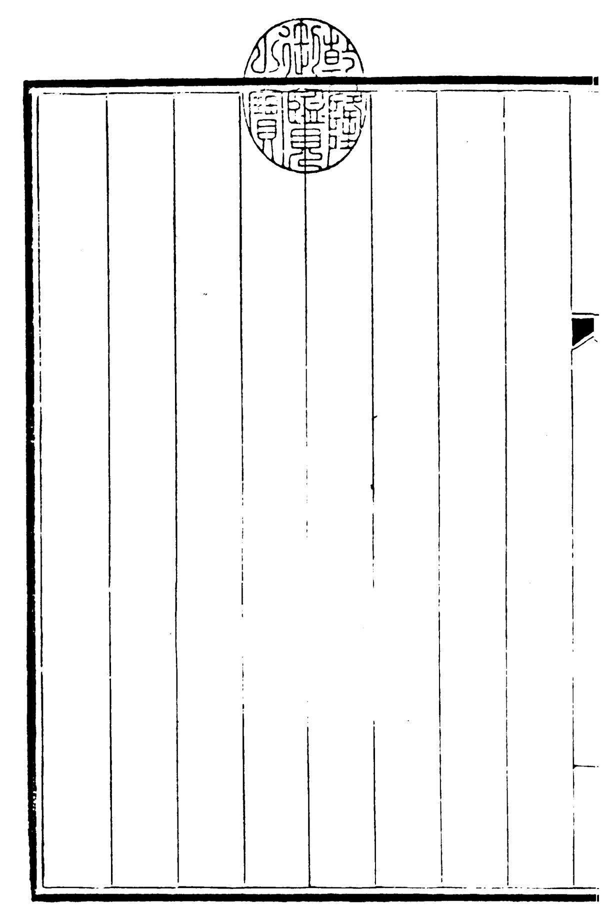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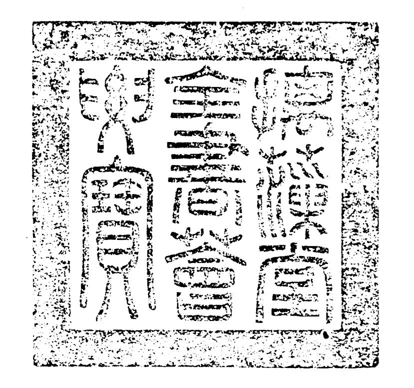
增修東萊書說卷四

謹按卷三第二十頁後五行慎乃有位刊本慎沿
宋諱作謹書内並同今俱改正後不複簽

第二十一頁前五行則創端造始刊本創訛剏今
改

卷四第十一頁前六行思曰賛賛襄哉思曰之曰
蔡注以為當作日此書依古本作曰各有所見
不嫌兩存也





覆校官編修臣朱依魯

校對官庶吉士臣蕭九成

謄録貢生臣江長鎧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經部

增修書說卷五至八

詳校官祭酒臣韋謙恒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六百四 經部

增修東萊書説卷五

禹貢第一　　夏書

禹別九州隨山濬川任土作貢

九州之界自古固有共工氏之覇九州是也洪水湮沒蹤跡漸亡禹之治水先治其經界經界既定則可用工然後隨山濬川任土作貢隨山者或謂隨山開導以觀水勢或謂隨山即所以導水況升高則可以

視下而山脉與水脉相通觀山脉亦可以知水脉濬川者濬治其川也益稷言濬畎澮距川此獨言川舉其大也任土作貢任物土之宜以作貢賦之法隨山濬川足以見禹之智任土作貢足以見禹之仁孔子序書以此二句該盡一篇之義禹治水之規模於此可見

禹敷土隨山刊木奠高山大川

史官作禹貢首言禹敷土見禹之胷中先有一定之

規模分布九州之土某土如此某土如彼然後用工所以有成若逐州臨時乃為方畧則散亂參錯勞而無成功矣禹之治水其大規模在於先敷土而已不然滔天之狀規模不立人力將於何而施邪刊木所以通道奠高山大川者先定每州之高山以為每州之標準次辨其大川之所歸亦以為標準也標準既立則可以相視一州之内必有高山大川視其所表以為識而後懷襄之跡可辨矣

冀州既載壺口治梁及岐既修太原至于岳陽覃懷厎績至于衡漳厥土惟白壤厥賦惟上上錯厥田惟中中恒衛既從大陸既作島夷皮服夾右碣石入于河

他州皆舉山川以為界獨冀不言者帝都不必言覲餘州所至可知亦以示王者無外之意也壺口梁岐皆龍門左右之外地也壺口龍門之上口水之為患本於龍門狹隘故禹鑿之以行水此用工之最大者故史官首及之孟子謂禹行其所無事如鑿龍門排

伊闕費工不少豈得為無事哉鑿其所當鑿排其所當排不憚其難而止乃所以行其無事也人之為學其中節目不一若避其難而就其易謂之行其所無事其可哉推而論之則兢兢業業不害堯舜之無為不遑暇食不害文王之罔攸兼禹之治水先為其難非灼見此理自信之篤則憚而不為矣治梁及岐梁岐雍州之山也禹在兾州而治之何也盖河水徑自梁岐河流欲通所以先治梁岐也太原岳陽以為標

準也覃懷厎績凡言厎績皆水之難治而用工多者也厥土惟白壤水患平則土色見矣賦上上田中中差四等者兾帝都也百物所聚百事所出利之淵藪所以賦特重於他州相權以為平也或謂水土初平制賦各隨其力後以漸增之此以後世利心窺聖人聖人正欲當水土初平之時人力未盡修地力未盡闢制為貢法異時人衆地闢賦不加多而天下之有餘常藏之於民也常衛既從大陸既作平水土或言

於田賦之前或言於田賦之後在前者其害大不可不先治在後者其害小故徐而治之也皮服者島夷所貢狐裘之類也其它如卉服亦皆貢獻之物夾右碣石入于河帝都通漕運之道也九州必有漕運之道以一人統天下之大絲牽繩聯凡所貢賦不可無道以達於帝都也

濟河惟兖州九河既道雷夏既澤灉沮會同桑土既蠶是降丘宅土厥土黑墳厥草惟繇厥木惟條厥田惟中

下厥賦貞作十有三載乃同厥貢漆絲厥篚織文浮于濟漯達于河

兖居河之下流水患最甚禹既鑿龍門河水至此湍激湧溢故禹不惜數百里之地疏為九河以分其勢善治水者不與水爭地禹之所捐不過數百里凡天下之所可居者皆禹之地也所捐者小所得者大後世河水代為人患非河之皆害人人實害於河也蓋禹所疏之河皆湮塞而為平土水無所泄豈不為患

水為五行之首如人之血氣流轉於天地之間安可壅滯但使有所容足矣凡豬澤之類皆禹不與水爭地也治水不出兩端使之有所歸使之有所容大者如川如河小者如畎如澮皆令轉相入以歸于海或遠而不達則捐數千里之地以為澤所以容之也聖人胷中廣大後世淺狹也洪水未平民皆居於高丘至是乃下宅平土也洪水之時土雖有桑浸没在下豈得而蠶至是而可蠶也草惟繇木惟條兖州水患

最重草木不得其性繇始抽也條始長也與漸包惟
喬之義異矣人君與天地萬物為一體一草一木亦
欲得其性故備記之也漆絲織文者九州之貢考之
周禮皆祭祀宗廟朝覲會同所用之物所謂萬邦惟
正之供也田中不賦貞第九等也作十有三載乃同
者禹八年於外惟兖州十三年功乃與諸州同也
海岱惟青州嵎夷既略
可以經略也

濰淄其道厥土白墳海濵廣斥厥田惟上下厥賦中上厥貢鹽絺海物惟錯岱畎絲枲鈆松怪石萊夷作牧厥篚檿絲浮于汶達于濟

萊夷作牧中國以種植為生夷俗以畜牧為生萊夷可以畜牧則水平可知矣

海岱及淮惟徐州淮沂其乂蒙羽其藝大野既豬東原厎平厥土赤埴墳草木漸包厥田惟上中厥賦中中厥貢惟土五色羽畎夏翟嶧陽孤桐泗濵浮磬淮夷蠙珠

暨魚厥篚玄纖縞浮于淮泗達于河

草木漸包包結實也

淮海惟揚州彭蠡既豬陽鳥攸居三江既入震澤厎定篠蕩既敷厥草惟夭厥木惟喬厥土惟塗泥厥田惟下下厥賦下上上錯厥貢惟金三品瑶琨篠蕩齒革羽毛惟木島夷卉服厥篚織貝厥包橘柚錫貢沿于江海達于淮泗

彭蠡今之鄱陽湖也陽鳥隨陽之鳥今之鴈也常聚

於平沙昔以水溢無岸可居攸居則知岸出而水平矣鳥獸得其性也禹之治水或驗之鳥獸或驗之草木或驗之夷狄以是知非特為人為天下萬物也三江無定説或謂松江之下三江出于震澤之下恐是既疏三江震澤之水有所泄而無壅矣草木惟夭惟喬以草木驗揚兖之水則兖尤甚喬與條可見也厥包橘柚錫貢聖人不以口腹勞人非宗廟賓客之大事則不貢故曰錫貢

荊及衡陽惟荊州江漢朝宗于海九江孔殷沱潛既道雲土夢作乂厥土惟塗泥厥田惟下中厥賦上下厥貢羽毛齒革惟金三品杶榦栝柏礪砥砮丹惟箘簵楛三邦厎貢厥名包匭菁茅厥篚玄纁璣組九江納錫大龜浮于江沱潛漢逾于洛至于南河

厎貢厥名見聖人處事之精確如此天下之事每不兩全觀此則兩全矣自杶榦及楛六物非朝廷所當用也必使之貢則勞民不使之貢則或缺故惟使貢

其名者名列具條目條而貢之無用止其貢則彼不勞有用使之貢則我不缺因此可以見聖人制貢之本心也三邦不名言有三國為然也納錫大龜古一尺二寸為龜古者以大龜為寶亦不常貢必上之人錫貢然後納也逾于洛凡曰逾者皆無水道由陸而逾也

荆河惟豫州伊洛瀍澗既入于河滎波既豬導菏澤被孟豬厥土惟壤下土墳壚厥田惟中上厥賦錯上中厥

貢漆枲絺紵厥篚纖纊錫貢磬錯浮于洛達于河

下土墳壚見土色不一

華陽黑水惟梁州岷嶓既藝沱潛既道蔡蒙旅平和夷

厎績厥土青黎厥田惟下上厥賦下中三錯厥貢璆鐵

銀鏤砮磬熊羆狐狸織皮西傾因桓是來浮于潛逾于

沔入于渭亂于河

蔡蒙旅平旅祭蔡蒙之山也或謂禹不有其功而歸

之山川之神非也山者天地巨鎮能生雲氣出水源

禹見山川實為一體是有功於治水者故旅祭之非為文具也後世不知鬼神之義凡祭山川必泥刻為人形夫山亦萬物之一止者為山流者為川飛走者為禽獸人在於兩間各為其類耳今必欲以山為人則人亦可以為山矣荆岐既旅亦此意也

黒水西河惟雍州弱水既西涇屬渭汭漆沮既從灃水攸同荆岐既旅終南惇物至于鳥鼠原隰厎績至于豬野三危既宅三苗丕叙厥土惟黄壤厥田惟上上厥賦

中下厥貢惟球琳琅玕

萬壑東注惟弱水之勢不可東使禹謂水萬折而必東亦欲導之使東則弱水終不可以東流而水患未可盡平所謂執中無權猶執一也惟聖人深得時中之理順其勢而導之文理密察足以有別也且天下之理有如此者春夏之時萬物生長然亦有槁枯之根秋冬之時萬物肅殺然亦有發榮之花豈害其為冬夏之節世之曲士不知此理以一囬之天一跖之

壽遂疑天地之常道者多矣三危既宅三苗丕叙苗昔以不道竄于三危自後世觀之以罪流放者聽其自生自死在所不恤聖人之心不然方其有罪至於竄棄刑行之後施仁發政自當及之故禹治水至三危亦為之晝其居宅使大得其叙後世以為投諸四裔若棄之者非聖人之心也

浮于積石至于龍門西河會于渭汭織皮崐崘析支渠搜西戎即叙導岍及岐至于荊山逾于河壺口雷首至

于太岳厎柱析城至于王屋太行恒山至于碣石入于
海西傾朱圉鳥鼠至于太華熊耳外方桐柏至于陪尾
導嶓冢至于荆山内方至于大别岷山之陽至于衡山
過九江至于敷淺原導弱水至于合黎餘波入于流沙
導黑水至于三危入于南海
雍州東據河曰西河者自冀州視之則為西也凡禹
貢名物地理皆考于圖此特言其大意耳禹之導山
導水必窮首極尾跨涉數州故言其條例於後若其

細者不能槩舉則分見諸州導山導水自有經緯山川之分見於九州者其經也山川之聚見於後者其緯也無經則不知其定所無緯則不知其脉絡此作史之妙也導山有二說或以為隨山通道以相視其源委脉絡或以為治山旁小水二說當兼用禹固先相視水勢不應又别巡歷以治其水獨以為治山旁小水則水勢何由知也觀其次序可見逾于河人逾之非山逾也入于海水入于海也或以為山勢連屬

既有河以絶其勢不可謂之逾也說導山者或以為三條或以為四列三條之說謂岍至碣石為一條西傾至陪尾為一條嶓冢至敷淺原為一條然内方大別在荆州岷在梁州相去數千里豈可合為一條以此知四列之說恐是自導嶓冢至于大别為一列自岷山至敷淺原為一列然岍岐嶓冢則言導西傾岷山則不言導者何也盖水出於此則言導水之所經則不言也導弱水水柔弱不能勝載故導而至合黎

之地

導河積石至于龍門南至于華陰東至于底柱又東至于孟津東過洛汭至于大伾北過降水至于大陸

或者以為河之發源自于崑崙自古未有能窮其源者故禹導河止自積石蓋河之源既遠出絶域禹亦不必窮其所至之處聖人一視同仁規摹雖遠大亦未嘗無所分限然則聖人用心其與所謂窮無窮極無極者有間矣

又北播為九河同為逆河入于海

天下之水惟河患為甚故禹之導河尤為留意至于大陸河水之勢最湍悍不播為九河則無以殺其怒既分為九無以合之則散漫而無所收故又同為逆河一操一縱散而復合而後河水安流

嶓冢導漾東流為漢又東為滄浪之水過三澨至于大別南入于江東匯澤為彭蠡東為北江入于海岷山導江東別為沱又東至于澧過九江至于東陵東迆北會

于匯東為中江入于海

漾水流為漢至東為北江其水一其名異

導沇水東流為濟入于河溢為滎東出于陶丘北又東至于菏又東北會于汶又北東入于海導淮自桐柏東會于泗沂東入于海導渭自鳥鼠同穴東會于灃又東會于涇又東過漆沮入于河導洛自熊耳東北會于澗瀍又東會于伊又東北入于河

沇者濟水之所自出九川之水惟濟水最微然而能

絶河經河渉汶而入于海者有本故也水之有本者如是人之為學可不立其本乎果能立本則投之患難雜之夷狄皆不咈其所行凡禹所導之水施功者則紀之天下之水不紀者亦多盖功之所不施也

九州攸同四隩既宅九山刋旅九川滌源九澤既陂

九州之水皆同其厎平之功矣四隩者四表之外皆可宅而安居矣九州之山已刋除置壇墠而旅祭以告成功矣九川者九州之川已浚滌其源矣水平而

復疏其源為經久之計也九澤既陂治澤非掘而深之也築其堤岸而已浚掘之工費而所受之水亦有限因其勢而築堤則易成而蓄水多所以謂之陂也

四海會同六府孔修庶土交正厎慎財賦咸則三壤成賦中邦錫土姓祇台德先不距朕行

四方皆會同而朝王也六府孔修金木水火土穀皆得其修也庶土皆正九州之土彼此互觀而各得其正也厎慎者聖人當土正之時將以制賦先存敬謹

之心敬心先存然後則上中下三等之壤曲折輕重皆得其平以成賦於中邦而可以為萬世之傳也大抵作史叙其事者多違其心著其心者多略其事今紀禹之制賦本末皆備厎慎者其心也則壤者其迹也以此見古之秉筆作史者皆知道之士也錫土姓古者無常姓有功德則胙之土命之氏水患既平相與治水有功者故賞而錫之同於治水必非一人今所見惟益稷而已祇台德先者歷年之久涉地之廣

勞役亦多矣而天下翕然從禹之行而無距之者禹有德以先之也禹貢所紀若皆禹之力禹豈外是以求德哉衆人為之則力也禹為之則德也禹之盡其力者其心何如也史官恐後人因禹之胼胝而斷以盡力之說故以德先終之此作史之妙也

五百里甸服百里賦納總二百里納銍三百里納秸服四百里粟五百里米

甸服王畿也王畿而以甸服名者井牧丘甸之畫大

辛相似夏時常以甸為凖奕奕梁山惟禹甸之少康中
興一成之田可以見甸制推而上之則為同為畿推
而下之則為丘為井秸服者又去其草皮穀有殼曰
粟無殼曰米地愈遠輸愈輕也凡一服之内四方相
距各五百里如東方百里納總西方百里亦納總其
餘可以類推

五百里侯服百里采二百里男邦三百里諸侯

五百里侯服王畿之外為諸侯之服也百里采卿大

夫采邑如今之職田也二百里男邦去王畿近者其勢足以自立故止於一二百里爾三百里諸侯去王畿遠欲以捍衛天子故三百里以壯其勢也二百里之國合之則足以抗三百里之諸侯三百里諸侯有事亦不至於單弱小大相維内外相制此聖人制内外之輕重不差毫末所謂天下之勢猶持衡相率而内衛者此也

五百里綏服三百里揆文教二百里奮武衛

綏服者去王畿漸遠不可以不常存綏撫之心故以綏為名三百里揆度天子之文教而廣之二百里奮武衛者綏服與蠻夷相鄰夷虜之情恍惚無常不可以無武備故二百里常奮其武以衛中國文教非於此地而廢也但所奮者專在武事爾夫以二百里之國而能捍數百里之蠻者蓋因其所居而使之守鄉邑墳墓之所在人人自盡故二百里足矣後世不明先王之意秦至發閭左之戍以備北邉而無功萬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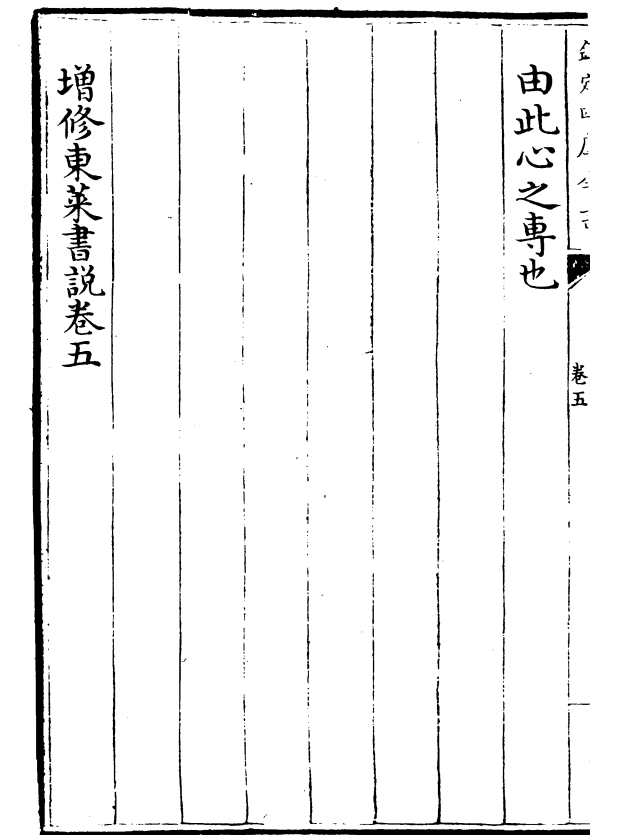
出戍離墳墓棄井邑怨望而行遇敵望風渙散安能為備本朝之兵往往弓箭社常得力所謂弓箭社者蓋近遠居人自結為保社故能出力自戰此先王之遺意也以此見先王之制可傳於萬世但人不察耳
五百里要服三百里夷二百里蔡五百里荒服三百里蠻二百里流
要服已皆蠻夷矣然猶近中國故為之要約而已不一一而治之也至於荒服則愈遠而不治凡曰夷曰

蔡曰蠻曰流皆夷狄本名不必求其義也如漢有所謂冒頓唐有所謂突厥此豈有義可求哉

東漸于海西被于流沙朔南暨聲教訖于四海禹錫玄圭告厥成功

漸被暨不必自為之輕重也水患既平自西自東自南自北無思不服也禹錫玄圭或以舜錫禹或以禹錫舜要之錫者通上下之義師錫帝曰下錫上也禹既成功故以元圭贄見於舜以告功之成古者卿大

夫以至於士相見皆有贄以通情鴈幣帛雉之類是也以書考之天下之水或西或東或南或北源委脉絡曉然可見水平之後也滔天之時天下混為一水源委脉絡非如今人有水經山海經可考禹何以知水勢當導當别當過當播當同而用工也葢思曰孜孜天下有溺者猶已溺之思之之精歴歴可見以此知天下之事有心者無不可知無不可見也猶嬰兒之在襁褓寒温飢飽豈能自言而養之者不失其時



由此心之専也

增修東萊書説卷五